



WANJIANG CAINV
GE BINGRU ZHUAN

皖江才女 葛冰如傳

徐霁旻 著

名门之后

迁居潜庄

千里远嫁

痛失挚子 割股陪葬

无锡深造

安庆施教

抚孤事母

投笔从戎

西行漫记

转道东归 川府生涯

任教桑梓

凌寒诗草 女中豪杰

青山夕照 蓬门宾客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皖江才女 葛冰如传

石楠题



徐霁旻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皖江才女葛冰如传/徐霁旻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6.5

ISBN 978-7-5396-5672-4

I. ①皖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传记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①
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10826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汪爱武

装帧设计: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4456946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11.75 字数: 310 千字

版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8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永怀先师葛冰如女士(代序)

1949年大陆解放后,海峡两岸均禁止互相通信。而在大陆则先后发生“三反”“五反”“大跃进”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及“批林批孔”等运动,闹得天翻地覆,我深为葛冰如先生的处境担忧。直至1980年的4月,我终于移民至美,经过多方面的联络,重获先生的馨款,世事沧桑,恍如隔世。

承先生的令侄立孙兄告知:安庆解放后,先生颇受地方政府的照顾,健康状况好转,得续在市二中执教十二年,至1962年退休。最初十年,尚可扶杖而行,生活尚能自理。七十七岁跌伤门牙,八十岁又跌伤腰骨,行动不便,以至于卧床不起,精神恍惚,由侄媳洪传荪及保姆照顾,以娱晚景。延至1983年12月13日(农历十一月十日)无疾而终。

1985年6月中旬,我始惊闻噩耗,昊天罔极,无限哀伤!计先生生平事迹,约有下列诸端:

1. 先生生于清末民初,政治腐败,军阀割据,外患频仍。先生对国家、民族有着浓烈的热爱。所谓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,在诗词中表现无遗。至于后来,驰骋戎行,参赞密笈,是其实际行动。以巾幗而比肩须眉,爱国壮行,史不多见。

2. 先生舞彩喜赓,事亲至孝。凡寒夜为母赶制棉衣,在何种困苦的环境中,时时以老母亲为念,这种孝思不匮的精神,是一种出自内心纯洁、永恒的孝思,难能可贵。

3. 先生青年丧偶,曾经先后多次婉拒有力者的追求。先生认为“爱情神圣,感情专一”。从先生历年对丁子腾先生的悼亡诗及毕生守身如玉的实际行动中,可以证明。

4. 先生箪食壶浆,安贫乐道,甘之如饴。且自奉简约,遇人有难,本

已饥已弱之精神，慷慨解囊相助，乃先生居性仁慈之天性。

5. 先生终生献身教育，桃李成溪，加惠生徒，造福人群，至深且巨。

先生以一介女流，深受中国五千年历史、文化，暨儒家传统思想孕育而成忠、孝、节、义四大德。而以行“仁”为坚韧的生命力，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。嗟呼，先生为山川灵淑之气所钟垂！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！

1991年4月上旬，我赴大陆探亲，关山万里，去了宣城安庆，拟拜先生之墓，谨献鲜花素裹，上香膜拜，以求心之所安。不料阴雨连绵。而先生的墓园，远在郊外，路面泥泞，路径又窄，行不得也，未能如愿。

承立孙兄嫂及侄女章红伉俪，热情接待，使我有宾至如归之感。我默默地遐想，假如不是先生早年照顾立孙兄成人，则先生晚年的生活，孤苦伶仃，乏不侍奉。立孙兄嫂为人忠厚，承欢膝下，孝思不匮，令人感动！

当我离开时，安庆的早晨，天气乍晴。我由立孙兄及章红伉俪陪同，凭吊先生锡麟街121号故居。三间平房是租赁的，从外观看，房屋非常陈旧，内部环境萧然，阴森潮湿，门窗斑驳，蛛网尘封。先生晚年贫病交迫之窘况，可以想见。我的内心，深感惭愧与凄苦者久之！而先生高风亮节，安贫乐道，竟甘之如饴。正是代表我国读书人的典型的风范，令人不禁有“高山景行”之情！

丁 玉 麟 恭撰

于美国纽约市法拉盛

目 录

- 001 / 永怀先师葛冰如女士(代序) / 丁玉麒
- 001 / 第一章 名门之后
- 014 / 第二章 迁居潜庄
- 023 / 第三章 千里远嫁
- 036 / 第四章 痛失挚子
- 067 / 第五章 割股陪葬
- 104 / 第六章 无锡深造
- 119 / 第七章 皖城施教
- 134 / 第八章 抚孤事母
- 152 / 第九章 投笔从戎
- 179 / 第十章 西行漫记
- 214 / 第十一章 川府生涯
- 240 / 第十二章 转道东归
- 263 / 第十三章 任教桑梓
- 288 / 第十四章 凌寒诗草
- 298 / 第十五章 女中豪杰
- 321 / 第十六章 蓬门宾客
- 346 / 第十七章 青山夕照
- 366 / 冰清玉洁/创作后记

第一章 名门之后

1. 传主家世

“氏本葛天传上古，籍从观察宦舒州。”这是2006年正德堂续修《葛氏族谱》，刊于扉页上的诗句。

这里所说的“葛氏”，为顿邱郡燕京正定府人，后周世宗时为舒州观察判官，世人称为“葛观察”。舒州，即今安徽省安庆地区，习惯上称为“安庆六邑”，即潜怀桐太宿望六个县^①，舒州的府治，即今潜山县城。葛观察慕舒州山水秀丽，随居为家，此即为安庆地区葛氏一世祖，其后多居于潜山驾雾冲、朱家冲等处，此后则延绵迁徙，散居于各地。观察公及其儿孙三代，均葬于潜山县城彰法山、彭岭一带。

自葛观察传至第十七代，出生了一个女孩子。按照拟定的派行“冗延芳长盛，宏远广修行。一宗高显起，万世大贤良”，这个孩子是“世”字辈，谱名世洁，字冰如，晚年自号凌寒老人。

别看葛冰如是个黄毛丫头，她的父亲名叫葛天民，可不是一般老百姓，他在怀宁县担任安徽省咨议局议员，是鼎鼎有名的社会贤达。葛冰如的叔父葛怀民，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曾一度共事于安徽省都督府。

据光绪元年正德堂《葛氏族谱》载：“万熏，行一，字承烈，号莲塘，咸丰丙辰十一月十一生……住夏家圩。”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）《葛氏族谱》载：“万熏，字承烈，号觉生，清怀邑廩贡生，名天民。”万熏在官府文档中，皆以“葛天民”的官名通行，故而，本书在正面表述时，遵从史料惯例，皆

以“葛天民”称之。

葛天民生于咸丰丙辰十一月十一，即公历1856年12月份，那是大清王朝的晚期，正值青春芳华的慈禧作为大清国国母的年代。据民国《怀宁县志》载，葛天民“学富才优，文名驰六皖。乡试屡芳，升用知县”，并备用湖北省府的官员，当选安徽省咨议局的首届议员，也算是大清国的一个地方官。这不仅是葛氏家族的骄傲，也是家乡人民的自豪。何况，葛天民行仁义，惠家乡，深得乡民的爱戴。

早先，家里给葛天民许配了储氏。储氏与他同年同月，而且比他还大五天，这让葛天民感到很欣慰。然而，谁曾料到，储氏豆蔻年华，只待出阁，却于同治辛未年（1871）农历五月十八日，刚满15岁就离开了人世。

续娶徐氏。这徐氏是小家碧玉，通情达理。婚后两人生活温馨如蜜，徐氏深得葛天民的喜爱。可徐氏又是命不天年，仅仅19岁，于庚辰年（1880）农历九月十一日过世了。

储氏、徐氏的相继离去，着实给葛天民的精神打击不小。家人再三劝说，才使得葛天民渐渐摆脱失妻之痛。

后又续娶何氏。何氏比葛天民小整整十岁，生于丙寅年（1866）十一月十二日。葛天民对何氏格外关照。结婚未几，何氏就相继生了三子一女。长子名世祺，不幸夭折。次子世清，倒是乖巧得很，深得夫妇俩的疼爱。三子名世永，早殇。最小的是女儿，谱名世慧，字慧如，活泼可爱，幼小许配给了潜山县后北乡（现为黄柏镇光华村）的名门大户、癸巳（1893）科亚元余受之的长子余谊谐。余谊谐的堂弟就是民国时期安徽省政务厅长、代省长余谊密（1873—1935）。余谊密在辛亥革命后，主持修建安庆至潜山县的公路，奠定了当地社会经济与生活发展的基础，还曾参与创办安徽大学。无奈，这个哥哥余谊谐，英年早逝，可怜的葛慧如，后来一直孀居，52岁凄惨弃世。

然而，何氏生了四胎之后，于1895年农历正月初二，未满30岁就抛夫别子，去世了。新春佳节，为了不至于影响别人家的热闹气氛，葛天民决定闷丧三天，到初五才允许孩子、亲属们放声悲哭，才“把信”给族下与

亲朋好友,初七发丧出殡。

葛冰如的母亲姜氏,则是葛天民继何氏之后再娶的妻子。姜氏其父是曾任河南省陕州吏目的姜文吉。姜氏生于同治丁卯年(1867)三月十七日。18岁,姜氏嫁与葛天民,生了两个女儿。长女早殇,次女就是葛冰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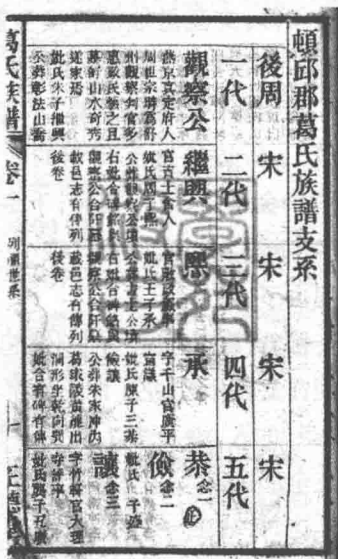
葛冰如出生这一年,葛天民已经47岁,这个年龄,正是葛天民人生前程似锦、事业飞黄腾达之时。姜氏是名门闺秀,知书达理,生就一副清清秀秀的脸庞,中等身材,为人处世十分得体,深得葛天民的宠爱。姜氏比丈夫葛天民小11岁,如今又给丈夫带来了一个宝贝闺女,更是增添了天伦之乐。

葛冰如的生日,是光绪二十八年农历壬寅九月十五日,也就是1902年10月10日^②。

为了迎接爱女葛冰如的到来,葛天民早早地就安排好了学馆的事宜,又从安徽省会安庆城回到了家乡——怀宁县高河镇育儿村夏家圩的葛老屋^③。葛天民想想自己,尽管前程似锦,官运亨通,但是前前后后娶了四个夫人,现在身边只有一个姜氏,膝下仅何氏遗留一个9岁的儿子澄甫(谱名世清),不免有一种缺憾,而今,姜氏能为自己再添一孩,无论儿男闺女,都是天赐之福,如果是闺女,那倒是更好不过的,儿女双全嘛,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。现在,葛天民如愿以偿,怎么不叫他喜形于色、高兴万分呢!

门前的槐树上喜鹊喳喳地叫个不停,葛天民神情激动,气宇轩昂。

接生婆用艾水洗好了婴儿,包在襁褓之中,把洗得干干净净的小宝宝抱到葛天民的面前,笑漾漾地讨彩头:“葛先生,恭喜!贺喜!添了一位千金大小姐!”



葛天民接过襁褓，看着刚刚出生的娇嫩而羸弱的婴儿，喜笑颜开。他用宽厚的大嘴唇，在婴儿的小脸上，小心翼翼地吻了一下，一股艾香，沁入鼻孔。葛天民顺手从黑马褂口袋里掏出几块大洋，笑盈盈地递给接生婆，道：“姨娘，辛苦辛苦，有劳您了！”

接生婆一边嘴里说着“不客气，不客气”，一边接过沉甸甸的大洋，说道：“千金难买，家有福彩；千金不换，财源不断。好，好，好福气哦……”就笑容可掬地抱回襁褓，回到姜氏的屋里去了。

接着，葛家老屋大门前燃起了鞭炮，噼里啪啦的响声传遍四野。之后便在堂轩开饭，吃了两桌酒席。席间，葛天民说：“今天，我多了一个叫‘父亲’的人，添丁进口，家道兴旺，高兴啊！后天要大做‘三朝’，把亲戚朋友全部接来，好好热闹一番。”

这时，站在一旁的儿子澄甫接过话茬，说：“爸爸，不光您高兴，我也多了一个叫‘哥哥’的妹妹，我也高兴哦！”“是啊，恭喜恭喜！人丁兴旺，福气多多！”堂轩中人们七嘴八舌，纷纷贺喜。

葛天民听着，伸手抚摸着儿子的头，乐呵呵地笑着：“是啊，你和妹妹就是一对亲兄妹。以后，你作为哥哥，可要带好妹妹哦，知道吗？哈哈……”葛天民手一挥，叫澄甫出去玩。

“哦，我有小妹妹了，我有小妹妹了。”澄甫大声说着，一只手朝自己的屁股一拍，“驾——驾——”，直奔向屋外，喊邻居家小朋友去了。



桐城县地名录之一角

2. 小试锋芒

转眼间到了1905年，葛冰如已经3岁多了。俗话说“三岁看小，七岁看老”，别看小冰如只有3岁多，她的智商远远超过同龄人。

葛天民的终生职业是设馆授徒,教育后生,他此生培育过多少个孩子,当然明白自己闺女的智商与秉性。冰如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聪慧天性。什么事情,都瞒不过她,什么事情,她都爱问一个究竟,有时候,还真的把大人问得一时难以回答。

有一次,葛天民试试小冰如的天赋。他用乡村的人们通常考孩子的问题问冰如:“树上 100 只鸟,打下了 1 只,还有多少?”

冰如不假思索地回答说:“1 只也没有了。”

葛天民暗里有些惊奇,故意说:“错了,应该还有 99 只。”

冰如闪动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,说:“不,爸爸您才错了呢!”

葛天民一本正经地说:“100 减去 1,不是 99 吗?”

冰如辩解说:“100 减去 1 是等于 99,但是,树上的鸟被人打了,其余的鸟就全部飞走了。我一个小孩子都晓得,难道你们大人还不懂吗?”小冰如看着父亲,大眼睛眨巴眨巴的,说得有板有眼的。

葛天民暗暗地点点头,说:“你是怎么知道的呢?”

冰如娇声说:“有一天,哥哥跟着夏家圩的孩子们,用皮弹弓打鸟,哥哥打下了一只鸟,其余的鸟儿就全部飞跑了。我就发现了这个奥秘呢。”

“呵呵,这孩子,人小,心眼不小。”葛天民闻言,放走了冰如,欢笑之后,眉宇间又不自觉皱了一皱。

晚上,葛天民待全家人吃好饭之后,叫儿子澄甫到书房来。澄甫吃饭的时候,就猜测爸爸有事要找他,这时,便站定在葛天民的面前,怯生生地说:“爸爸,孩儿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,请您教导吧!”

葛天民是一脸严肃的神情:“你常常跟夏家圩老屋的孩子们去野外疯玩吗?”

澄甫低下了头,轻声道:“我不是常常去,就去那么一次。”

“那一次,去干什么呢?”

“打麻雀。”

“用什么东西打?”

“皮弹弓。”

“你哪儿来的皮弹弓?”

“是夏家圩的黑毛给我的。”澄甫更是低下头，似乎在等待着父亲的训斥。

“告诉你，再不要疯玩了。十几岁的孩子，该懂事了。”

“对不起爸爸，儿子再也不会贪玩了。我会一心读书的。”澄甫吧嗒着眼泪，低头说道。

“子不教，父之过！”葛天民严肃地说，“我教育出了那么多有出息的孩子，难道就让自己的孩子被人家笑话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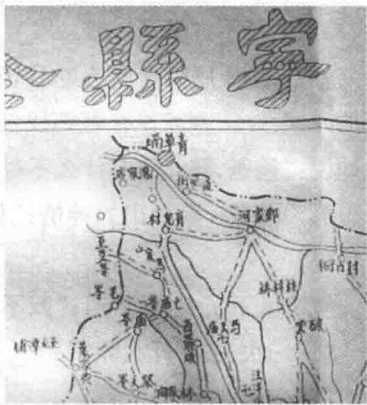
“爸爸，孩儿今后再也不敢了，请父亲打戒尺吧！”

葛天民看了看儿子，儿子眼神里似乎有点委屈，想到儿子已没有了妈妈，就忍了忍心中的气，语气和缓地说：“起码你也要给你妹妹做出好榜样。”然后，就示意他可以走了。

受了父亲的训斥之后，澄甫的心里好像压着一块石头，夜里，开始是睡不着，老是想着今天的事情，父亲的训斥，不服得服，就是父亲是怎么知道这个事的。他想，他就那么一次跟夏家圩的伙伴们去玩，妹妹冰如跟在一起，这个话，不是冰如说的，就是小妈妈姜氏说的，而冰如她年龄尚小，还不懂得这种“告状”的事情，那么看来，肯定就是姜妈妈了。想着，想着，慢慢就睡着了。

睡梦中，他梦见了母亲何氏，何氏依然是记忆中的模样，抱着他，摸着，心疼地说：“伢子，你怎么就不为妈妈争口气？你怎么就不为妈妈着想？现在，妈妈离开了，你跟姜妈妈在一起，你得处处小心，事事谨慎，别闯出祸来，别让妈妈操心啊，儿子啊……”

澄甫听了妈妈的话，大声地嚷着：“妈妈，我会听话的，是姜妈妈她，还有冰如妹妹，是她，是她，是她们……”澄甫说着、嚷着，不觉就惊醒了。他睁开蒙眬的双眼，看着瓦屋上的亮瓦，窗外的月光也透进房间里，哦，原来是



怀宁县全图之一角

一场梦。他的心还在怦怦地跳着，不免越发思念起母亲来，一阵心酸，眼眶里不觉流出了眼泪……

3. 芜湖启蒙

芜湖，是安徽省的东大门，水路重镇，商贾云集，素来是长江流域的“四大米市”之一。

1906年，葛天民在芜湖设馆授徒。自然，他带着全家四口，坐船来到芜湖。

在船上，小小的冰如高兴万分，与澄甫哥哥一起，站在船头，望着滚滚长江，乐而忘返。一个嘴里背诵着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的古诗，一个就念叨着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的名句；一个背诵着“两岸青山相对出，孤帆一片日边来”，一个就说出“君住长江头，我住长江尾”。葛天民和姜氏都很高兴，这一对孩子，还真亲密、可爱。

振风塔越来越远，安庆老城也渐渐模糊，一切都似乎跑到身后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兄妹俩想到甲板上去玩，姜氏不放心，就说自己在房间里照看行李，叫葛天民陪他俩走到甲板上。

靠在船舷边，冰如看着轮船东驶，江水却似乎向上游而去，就问哥哥这是怎么回事。

“哥哥，我们是不是乘错了船呢？”葛冰如觉得船似乎要把自己载向上游似的，吓得直喊。

“怎么会错呢？爸爸妈妈带我们上船的啊。”澄甫说。

冰如继续追问：“可是我看到浪花，为什么觉得船是向上游开呢？”

“长江水是向东流的，这还用问？”澄甫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

葛冰如就拽着父亲的衣角，要他解释。

葛天民说：“这是视觉参照物的不同造成的。我们身在行驶的轮船上，不觉得我们在动，觉得江水和两岸的树木房屋在跑动一样。你们好好读书，以后就会懂的。”父亲的话说得葛冰如的眼里充满了好奇的眼神。

一路上，葛冰如兴奋不已。沿途两岸的枞阳、贵池、铜陵、无为、繁昌，直到芜湖，澄甫和冰如都要父亲逐一介绍它们的情况。

说起葛天民在芜湖县清水镇居住，还有一个不寻常的来历。

因为葛天民早年就是廪生，预备湖北省的一个知县，而葛天民对于这个“知县”的七品芝麻官儿，并不怎么感兴趣。他授徒于一中丞丁某家，其父是芜湖鸠江的盐税官。这个人听说葛天民不愿意为官，正好看上了这个位置，叫葛天民让出这个空缺，又仗着家庭雄厚的经济实力，花钱买通了官府，替代了葛天民，去湖北做了这个知县。为了感谢葛天民，这个知县把清水河的部分田产出让给葛天民，他认为，只要有了知县的印把子，就大权在握，就有了财富，就可以收受贿赂，升官发财。这区区百余亩田产，算得了什么？这就是葛天民在芜湖县田产的来历。

其时，儿子澄甫临近成人，过个一年半载的，就可以出去单独闯荡。爱女葛冰如，就放在自己创办的学馆里，跟自己读书。姜氏则负责料理一家子人的生活。

如此，在芜湖的岁月，一家人过得还是非常舒心的。特别是冰如，虽然只有5岁多，小小的年龄，在葛天民的循循善诱之下，她聪异的禀赋，得到了充分发挥，学业大有长进。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幼学琼林》《诗经》《论语》等等，无一不能精读熟记。特别是对于《声律启蒙》《古唐诗合解》，小冰如有着浓厚的兴趣。

其时，葛冰如的叔父葛怀民，也在安庆的“皖省尚志学堂”当堂长。叔父葛怀民言传身教，身体力行，致力于家乡的教育，大有葛冰如父亲葛天民的风范。据1907年12月3日的上海《申报》报道：“葛怀民专门呈文省府，要求扩充校舍，添置办公设备，请省府予以拨付款项。”为校舍改建筹措资金，奔走呼号，积极禀告，不遗余力。

康請撥款添築校舍
校長葛懷民君特稟請皖撫馮中丞撥款添築以備擴充云
○皖省尚志學堂校舍甚為狹窄該堂

申報新聞

1909年,葛冰如8岁的时候,就会简单地作诗作对写文章了。特别是父亲葛天民的言传身教、庭前承训,使她的基础知识,打得扎扎实实。她谨记在心的话,是父亲那句说了几十遍的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作诗也会吟”。葛冰如手不释卷的《千家诗》,常常陪她和衣眠于枕边。

一日,葛天民在教授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·咏雪》时,问道,对谢太傅提出的“大雪纷纷何所似”这一问题,是谢朗的“撒盐空中差可拟”恰当,还是谢道韞的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神似,并启发弟子们进行讨论。

学生们各自发表意见,各执一词,莫衷一是。最后,大家都看着葛冰如。

葛冰如站在一旁,说:“我说,都对,都不对。对,是因为盐的颜色是白色的;不对,是盐是有重量的,不像雪花那样纷纷扬扬,轻飘飘的。柳絮,虽然也是白色的,也是随风飘舞的,但过于横向,与雪花的下降还是有一点差别的。我也说得不好,还是大家多讨论讨论吧。”

同学们听了葛冰如的回答,十分惊讶,纷纷鼓掌。

父亲葛天民也甚为欣喜。

葛天民与弟弟葛怀民,为皖省的教育事业,心力交瘁,颇得老百姓的普遍赞誉。因此,在其后不久实行的各省设立咨议局的选举中,葛天民被选为咨议局的首届议员。

葛天民当选之后,他的主要精力即用在社会事务方面,他力荐咨议局履行权力,替社会基层劳苦大众说话。他认为:“吾辈不与人民建言献策,不代表人民之心声,即愧于人民选举吾人当咨议局之议员,亦有愧于自己的人格与尊严。”

葛天民还把宋朝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的名言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亲自书写在墙壁上,作为“座右铭”,时刻警醒自己。

葛冰如就是在父亲葛天民的言传身教之下,深受父亲的熏染,小小年龄就知道父亲是在为天下的穷苦人民卖力工作。她自觉地帮助妈妈,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冰如一方面支持爸爸的社会公务,一方面支持妈妈的家庭事务。姜氏看着小小的冰如,这么勤快,这么懂事,内心感到无比高兴。

葛天民看到女儿冰如，如此可爱，如此明理，内心充满了愉悦。他用自己那宽大的手掌，抚摸着冰如的小脸，梳撻着冰如的两个小辫子，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……

4. 才华初露

转眼又是一个春夏。冰如随母亲姜氏在菜地里摘菜，姜氏教冰如辨认着许许多多的菜，什么辣椒、茄子、豇豆、黄瓜、苋菜、月亮菜、玉米等等。

这天，刚刚吃过早饭，冰如小心翼翼地来到妈妈身边，轻声道：“妈妈，爸爸这几天是不是生病了？”

姜氏闻言，认真了起来，急急地问冰如：“冰如，你何以见得？”

冰如说：“爸爸本来说今天去省里开会的，可爸爸现在还没有走啊。”

姜氏道：“哦，兴许是有事情吧。”

冰如说：“妈妈，爸爸的脸色那么难看呀，不太像有事情啊。往常，爸爸开会，都是提前上省城安庆的。他每次开会，都是那么认认真真地对待呀，什么建议啦，提案啊，准备得有条有理的。可是，这次……”

姜氏闻冰如此话，倒是真的发现冰如的话句句在理。昨夜她就觉得葛天民睡觉不怎么踏实，老是翻来覆去的，偶尔还哀叹一声。

姜氏随即领着冰如，来到书房，走到葛天民的身边，轻声道：“她爸，你是不是身上哪里不舒服？我看你昨晚就没怎么睡好。”

葛天民看了看她们母女俩，放下手中的书：“我没什么呀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姜氏看看丈夫，似乎不好说什么，只是嘴巴动了动。

一旁的冰如却牵起爸爸的大手，煞有介事地说：“爸爸，你是不是事情多，忘记了今天要去省府开会呀？”

葛天民俯下身子，摸着冰如的头：“乖伢子，爸爸一没有生病，二没有忘记开会。爸爸就是不想去参加今天的这个会议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，爸爸？”冰如睁大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不解地望着葛

天民。

“伢子呀，你现在还小，不懂得社会上的事情。按照通知，爸爸是应该去参加咨议局会议的，但是，爸爸就是不能去，也不想去。因为，爸爸去了，肯定在会上要和局长吵起来的，但是爸爸又不想吵，所以，爸爸就干脆不去为好。”

“那么，爸爸，您为什么要争吵呢？”葛冰如越发睁大圆圆的眼睛，天真地问。

“因为，爸爸所说的建议，局长没有很好地采纳，而爸爸又不想和局长发生争吵，即使是吵了，也不能解决问题，所以就采取这种不参加会议的做法。这就是回避，懂了吗？”

冰如听了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爸爸，那你可不要心情不舒服，影响身体健康，会生病的哦。”

葛天民望了望冰如，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。

姜氏拉着冰如的手，说：“冰如，我们出去，让你爸爸好静下心来看看书。”

冰如却拉着葛天民的手，轻声道：“爸爸，我们一起外出，走一走，散散心，带我去看看野外的风景，欣赏欣赏田野风光，好不好？”

葛天民一听此话，兴致油然而生，立即站起来，说：“好，好的呀。以前，都是你听爸爸我的，今天呀，爸爸我就听伢子一回，和我的冰如，出去玩玩，走走，哈哈……”

冰如依附着爸爸葛天民，欢声雀跃地歌唱着、跳动着，父女俩行走在田间地垄，竹林小道，从夏家圩走到郑家河，又到何家畈。

葛天民看着田野间飞行的春燕，听着林间那布谷鸟咕咕的叫声，不觉兴趣使然，随口吟道：“紫燕阡陌上，斑鸠竹林中。”

葛冰如这时正摘着一朵小花，欣赏着，听父亲这么高兴地吟诵诗句，也高兴地说：“绿枝随风舞，彩蝶闹花丛。”

葛天民索性再吟一句：“风梳柳叶娉婷舞。”

葛冰如随即补上一句：“雨打芭蕉摇曳来。”

葛天民回头望着冰如，好像不认识似的。虽然她的诗句不怎么恰